

窗外的不速之客

□陈榴芳

自从看了朋友妍发的视频后,家里的小朋友天天吵着要去小鸟。于是跟妍约了时间,在一个时晴时雨的黄梅天,让他如愿以偿了。

事情要追溯到3月初的一个晚上。因为疫情,妍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,回到家本想看看窗外的盆栽有没有冻死,打开窗户的那一刻,她惊呆了:冻得半死的蟹爪兰上蹲着一只肥硕的大鸟,见了人也不飞走。她没有打扰它,轻轻地关上窗,心里默念,就当我没来过。第二天中午,阳光明媚,她悄悄地来到窗前,大鸟不在,花盆里蜷着两只雏鸟,稀疏的羽毛还没能完全遮掩裸露的皮肤。怪不得昨晚大鸟一动不动,原来是在保护鸟宝宝呀。这是什么鸟呢?全身的羽毛灰褐相间,还夹带着一些蓝红,后颈有一圈宽阔的黑色,布满白色的点点,像是围着一条黑白围巾。好奇又兴奋的她在网上查了一下,原来是珠颈斑鸠。

从那以后,妍关注着她的斑鸠,我则关注着她的朋友圈,通过她的现场直播,见证了小斑鸠的成长过程。随着小斑鸠的羽毛越长越密,大斑鸠离窝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雏鸟们还不会飞,天气暖和时,会离开窝在窗台上走动。等到羽毛长满了就开始学飞,没过多久,就跟着爸爸妈妈外出觅食去了。

到了3月下旬,花盆里出现了一枚蛋,第二天又是一枚!搞不清是原来的大斑鸠生的还是长大了的小斑鸠生的,因为父子母女长得一模一样。妍戏谑自己当外婆了,得准备一些礼物,赶紧上网买饲料又买草窝。我们纷纷向她祝贺:你家真是一块风水宝地。

生完两枚蛋,第三天就开始孵蛋。新买的窝到了货也派不上用场了,因为它们不会轻易挪窝。斑鸠夫妇轮流趴在窝上,你看这神情,安闲庄重,目光凝然,温静得如同一幅画。它的目光里有憧憬,有祈盼,更有感激。大约半个月之后,小斑鸠如期孵出。头两天,它们隐藏在妈妈的肚子下,不易看到,随着羽毛的长出,它们渐渐从妈妈的羽翼下探出脑袋。斑鸠夫妇分工明确,妈妈哺育,爸爸觅食。鸟爸爸常站在窗台边满足地看着母子仁在窝里啄食嬉戏。看着四口之家其乐融融的样子,妍心花怒放,忍不住又发视频让我们分享,这画面动人又温馨。

小斑鸠羽毛长齐后,一家四口又飞走了。偶尔会来窗台逗留一会,似乎对这个地方有着眷恋之情。妍看到那只花盆里里外外沾了白花花的鸟粪,蟹爪兰也成了一堆枯枝。她想到春天已经过去,孵化也该结束了,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使命,成就感十足,接下来该收拾残局了。于是扔了那个花盆,又清洗了垫在下面的一块玻璃,放到阁楼的窗台上。

惊喜又一次降临。5月中旬,那对鸟又回来了,盘旋了一会,找到那块玻璃,然后一次次衔来树枝准备做窝。难道又要产卵?妍赶紧拿出那个草窝,将那些树枝放进窝里。一切准备妥当,斑鸠就开始产卵。一天一枚,又是两枚,算起来这是第三窝了,像上演电视剧一样,虽然剧情是老的,可生命是新的,大家当然也看不厌。那里面诠释着生命和繁衍,演绎的是和谐之歌。

新孵出的雏鸟长了羽毛,大鸟才离窝,妍邀我们去尽情看看个够。来到她家阁楼的窗台前,窝里的两只雏鸟脑袋蜷在身体里面,用手去碰一下,就会猛地伸出弧形的嘴来啄你。窗边放着一盘饲料——小颗粒的高粱、黍米、燕麦,我家的小朋友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着两只小鸟:爪子像树杈,羽毛像鱼鳞……然后要拿饲料喂小鸟。妍阻止道,这是给鸟妈妈吃的,小鸟还不会吃。在这期间,她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她和鸟的一系列故事。

“它们的妈妈呢?”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看着小鸟,忍不住问。

“在对面屋顶上。”顺着妍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有两只大斑鸠在对面观望这边的动静。它们应该没有戒备之心,善良的主人不会让客人伤害它们的孩子。看着眼前的一切,不由想起作家冯骥才的《珍珠鸟》里的结尾——“信赖,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”。遇到这样的主人,斑鸠和它们的孩子是幸运的。

夜宵

□和风

深夜静悄悄,邀上三五个好友,找一家夜宵摊开几瓶啤酒,小心翼翼地吹开铺在酒杯上沿的一层啤酒花,慢酌细饮,在略带微醉的状态中聊些新事旧闻,倒是挺惬意的。

我以前是夜宵摊的常客,夜宵价廉菜鲜,还可补充夜班后的能量。只有一个问题,夜宵占用的时间太长,回家太晚,对不起太太和女儿,让她们在孤独的夜为我揪心。那时,我有一半日子是在单位上夜班。总的来说,做到下半夜的夜班很少,而我这人溜出家门后,就热切向往自由,担心早早回家,以后太太就将回家的时间定格起来,变成回家的铁律。因此,总想方设法留在办公室里,无所事事地喝茶抽烟聊天。后来,有些朋友知道了,就友情出手照顾我的“特殊情况”,夜宵成为首选。

人们都说,人到中年会长啤酒肚,可我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直到年过六旬,肚皮却病态地豪华不起来。这就使我有放浪形骸于夜宵摊的资本,不必担忧吃出高血脂、高血压和高血糖。但每次去夜宵摊,我还是充满危机意识,尽量不拣肥的油的,多挑清淡的、干货之类的下酒菜。

宁波的城市范畴现在扩大了,东到邱隘,西到高桥,北到庄桥,南到首南,人们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,一块空旷地也成为奢侈的向往。说起来,我还挺怀念可摆放近百张桌的原江东渔轮厂的夜宵烤场。夏秋季节,你只要踏入烤场,瞥上一眼,就会兴奋、舒爽起来。透亮的灯光下,男女老少临风把酒,能喝出豪迈和激情。到了冬天,我们就转移到海曙长春路原宁波线厂夜宵城内的老太婆夜宵摊。我记得老太婆夜宵摊的老板娘姓蔡,约五十岁,生得清秀、精干,待人接物热情、和蔼,根本还没到老太婆的岁数,但大家都喊她“老太婆”。我猜想,宁波人嘴中的“老太婆”,就是一个亲切的称谓。“老太婆”一般都亲自掌勺,主持烹饪。她的菜炒得地道,有宁波元素,生意一直持久不衰。我和三二个朋友,挑一间简陋带空调的小包间,要两瓶用鸡蛋冲成的糯米酒,暖暖和和地喝个半斤八两,海阔天空地吹一通,直到双脚发热,骑车回家不亦乐乎。

现在,这两块曾经是宁波最大的夜宵场地被拆迁了,成了高端住宅和写字楼。但对我来说,总感到有些小遗憾。我向往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。以前看

过一篇美文,说的是丰子恺、朱自清等几个文人,聚在杭州的西子湖边,堤岸置着一口暖锅,火红的炭将锅里的清水烧得风高浪尖。于是,他们垂竿在清澈可见的湖中,窥视着慢慢游弋的虾米。当钓上一只活蹦乱跳的虾米,将之放入翻滚的清水中,接着将半生半熟的虾米捞出,往漂着葱花与姜丝的酱油里蘸一下,放入口中就是一道至鲜的美味。抿一口醇厚的绍兴加饭酒,乐不可支!也许受此影响,我与朋友们吃夜宵时,喜欢挑细雨霏霏的夜晚,最好还有一顶挡风避雨的帐篷,内设一张小巧玲珑的木圆桌。待我们坐定后,能看到煤饼炉或是液化气灶上,有瓦蓝的火焰往上蹿,照得夜宵摊主的脸红光焕发。于是,我们点上一盘酱爆螺蛳、一盘蒜苗炒肚片和一碟橡皮鱼干,要上几瓶微温的黄酒,在慢饮浅斟时,聆听轻盈而有诗意的雨声和远处那时有时无的越剧。

总第6843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